

## 第五十六章 別院之間苦心思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一下就陰了，卻還沒有哭泣。範閑的臉色有些陰沉，邊，望著窗外的山道與京郊保護極好的青丘野林，許久沉默不發一語。

黑色的馬車沿著平直卻又起伏的石板道，斜斜駛上了官道，脫離了陳園的範疇。然而範閑的表情並沒有輕鬆起來。身周的監察院官員們瞅著窗邊那張依舊英俊，今日卻格外漠然的麵寵，心裏都有些莫名的發寒，他們不知道陳園裏發生了什麼，老院長和提司大人又說了些什麼，為什麼提司大人今天的表情會如此嚴肅。

馬車在官道上沉默地向著京城駛去，沿路偶遇入城百姓或是踏青歸來的官紳家少年少女，這幾輛黑色的馬車，就像是在亮著無聲的警告燈一樣，所有的人們看見它們，都匆忙地讓到了一邊，為這些黑色馬車讓路。

百姓們是天生對官老爺們的恭敬在做樂，而那些往日裏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輕權貴們，則是知道這些黑色馬車所代表的身份權勢。京都裏的權貴們耳目眾多，當然知道小範大人昨天夜裏，已經從東夷城趕回了京都。

如今這個世上，沒有敢得罪範閑，哪怕是這些被荷爾蒙調教的無比囂張的年輕權貴們，在這些黑色馬車麵前，依然隻有斂氣凝神，大氣不敢吭一聲的份兒小範大人是出了名的狼厲囂張，他才不管這些少年的身後是哪位娘娘，何家國公四五年前。在抱月樓外，範閑一個人打斷了十幾個小兔崽子的腿，這個故事早已經震駭了所有別地小兔崽子的心。

範閑沒有注意到官道上的動靜，也沒有去看那些畏畏縮縮停馬於一旁的少年們，隻是沉默地看著官道旁的風光，心情異常沉重。往年裏猜到隻是猜到。想到隻是想到，長輩們一直沒有對他言明什麼，所以他也可以暫且當作自己不知道這些，隻是在暗裏做著準備。隻當成是下意識裏的行為，而不是從內心出發，為了某個明確地目的而折騰。

可如今一切都已經清楚無比地擺在了他的麵前，他必須正麵麵對當年的故事。做出自己地選擇。

此時黑色的馬車已經行到了官道的某個岔道口。前方不遠處便是京都雄偉的城廓，左手邊一條清幽道路，正在青青竹林地遮映之下，該往何處去？

“往左。”

倚在窗邊地範閑。微眯雙眼，輕聲吩咐道。沐風兒看了大人一眼，沒敢說什麼，比了個手勢。三輛黑色的馬車迅疾往左拐入青竹林中。消失在了眾人的眼前。

往這條道路裏行去不遠，青竹漸疏，便能看見道路一旁碧若青玉的那泓河水。河水緩緩流淌。速度極慢。如果不是用心去看，隻怕會覺得這是一泊湖。

正是穿城而過。繞城而行。最終西行蒼山地流晶河。這條河在上遊某處凝聚脂粉，匯聚舫上彩燈，集中了京都半片\*\*繁華。縱使範閑的抱月樓突兀而起，依然沒有完全奪走這條河的味道。

流晶河流至京郊之外，來到這片竹林青樹之中時，已經安靜了許多，清靜了許多，尤其是河對麵小小半島上的那方宅院，在這春意明媚裏泛著清新淡雅地味道。平添了幾分遺世而獨立地感覺。

太平別院，當年葉家女主人的小院，後來的皇室別院，長公主在京都叛亂時，曾經在這裏住過兩天。也僅僅隻住了兩天，然後這間院子重又歸複了寂靜，就像是從來沒有人在這裏生活過一般。

範閑下了馬車，靜靜地看著那個院子，想著曾經在院子裏居住過地人，一時有些失神。

京都叛亂平定之後，皇帝隱隱曾經透露過兩次，要將這個院子重新賜給範閑地話頭。範閑清楚這件事情最好不要由自己開口，所以也一直是平靜相待，隻是不知道為什麼，這件事情最後始終沒有落到實處。

慶曆五年地夏天，在城外範族田莊裏住了一夜之後，範閑曾經帶著妹妹來過這裏，對著太平別院磕了兩個頭，聊寄哀思，卻沒有進去，因為他知道，皇帝對這個院子有別樣的感情，別樣地畏怯。

但是範閑後來還是進去了，他和五竹叔在太平別院地一間密室內找到那把重狙的子彈，還在裏麵倘佯了許久，皇家的侍衛，根本不在他們二人地眼中。

範閑的眼睛眯了起來，眼光透著河上的淡淡水氣，直似要穿透太平別院塗成青灰色的牆，看透裏麵的一切。

裏麵沒有墳。

這是範閑早已經確定了的事實。他的父親大人範建曾經對他私下說過，葉輕眉地墳在一個隱僻處，後來點明在太平別院裏，然而院裏卻沒有。範閑後來以為是在皇宮裏，可是皇宮裏也沒有，隻有一張畫，畫上有個黃衫女子。

葉輕眉自然已經不在這個人世間了，她葬在哪裏也並不重要，但是範閑卻偶爾會想到一個問題，是不是皇帝也有些不敢麵對地下的那縷魂魄？

範閑在河邊坐了下來，將長衫的前襟撩到膝上，非常平整地搭好，認真說道：“我在這裏想些事情，不要讓人來打擾我。”

“是，大人。”沐風兒和幾位貼身的啟年小組成員同時低頭應命，帶著四周的護衛力量，向著竹林深處散去，一直散到範閑看不到他們，他們也不可能看見河邊地地方。

不要讓人來打擾，自然也包括這些下屬。沐風兒這一幹人很清楚範閑的心思，隻是有些不明白大人此刻的心情。他們退到了很遠的地方，警惕地注視著四周道路的動靜，封鎖著風聲，在心裏默然猜測。

河對麵的那間院子是葉家女主人當年的居所，這是所有地老京都人都知道的事情。而那位葉家女主人是小範大人的親生母親，這是整個天下人都已經知道的事情。小範大人今日選擇在此地靜思，所思考的事情，自然是極為棘手，極為重要。

...

不知道坐了多久，將這河兩岸的幽林青竹灰院。河中地靜水苔石飄葉，一應風景都看透成了一個笑話，範閑才感覺自己坐的有些累了，臀下的那方石頭。忽然顯得格外尖刻，戳的有些痛。

他站起身來，拍了拍身後地灰塵，皺著眉搖了搖頭。卻沒有馬上離開。而是向著河畔又走了兩步，低下身去，掬了一捧微涼的河水，潑在了臉

乎是要讓自己臉上的灼熱變得冰冷了一些。

這時候。一方手帕從旁邊伸了過來，似乎是想讓他擦拭幹淨臉上地水滴。

範閑沒有絲毫吃驚。接過手帕，在臉上胡亂擦了擦，又探到河水裏擰了兩把，擰到微濕冰涼。才微笑著遞還了回去。說道：“你是最怕熱地。把臉冰一下。”

一身素白衣衫的範若若笑著從兄長地手裏接過打濕了地手帕。小心翼翼地擦了擦自己的耳根和臉頰。看樣子她來的應該有些匆忙。平日裏一臉地冰霜。此時卻被兩頰的紅暈塗抹地一幹二淨。

“你怎麼來了？”範閑回身往河岸上行去，很自然地伸出手去，想要牽著妹妹的手，以防她跌倒。

沒有想到。範若若卻沒有瞧見兄長伸過來的手，已經走了上去。範閑微微一怔，笑著說道：“看來苦荷當年沒有藏私。你這才學多久。身子比以往倒是好了很多。”

範若若笑了笑。沒有接這個問題，回答範閑先前那句話：“哥哥昨天夜裏才回來。今天怎麼又跑了出來？京都裏有人找你有急事，嫂子偏生入了宮，藤大家的被那人煩地沒法子，隻好找到了醫館。我是去一處打聽了下，才知道哥哥你出了城，我正準備去陳園來著，但在路口看見了沐風兒，知道你肯定在這裏，便下車來尋你。”

範閑今天來陳園，院裏地人應該不知道才是，不過他也懶得去理會這些小事，問道：“什麼事兒，找我找地這麼急？”

兄妹二人一邊說，一邊坐了下來，就如同五年前一樣，遙遙對著河那頭。

“也不是什麼要緊事兒，隻是好久沒見哥哥，想你了。”範若若微微笑著說道，其實既然那人煩到了範家小姐地頭上，肯定是極重要地事情。隻是這位冰雪聰明地姑娘家，發現今日兄長竟然會來到太平別院靜思，那麼心中一定是有更大地苦惱，她自然不願意拿那些官場上的事情為煩他。

範閑心想如今的慶國官場上確實也不可能有什麼大事兒，不由笑著搖搖頭，說道：“既然不是什麼大事兒，你陪我坐坐也好，我正嫌一個人坐有些氣悶。”

這一坐又是半個時辰，範閑是心有所思，所以不想說話，隻覺得有個完全信任自己的妹妹坐在自己地身邊，確實能夠讓自己的情緒更穩定一些。而範若若更是沒有什麼旁的念頭，她隻是在心裏幽幽想著，隻要能夠這樣安靜地在哥哥身旁坐下去，那就好了。

許久之後，太陽早已穿過了竹林地高梢，往著西邊地方方向緩緩移了下去。淡淡地光芒，變成了無數斑駁的影子，打在兄妹二人地臉上。範閑的眼眸被那片片光芒恰好晃了一下眼，忍不住揉了揉眼睛，歎了一口氣。

範若若心頭一動，聽出了這聲歎息裏的太多苦惱，怨恨，無奈，不得已與沉重。她微微低頭，思忖很久後說道：“心裏有什麼事，說出來或許好些。”

範閑沉默許久後，忽然開口說道：“我的生母姓葉名輕眉。”

範若若微愕，抬眼看他，心想整個天下，自己大概是最早知道這個秘密的幾個人之一，為什麼兄長此時又要重複一遍。但她知道範閑肯定必有後話，所以隻是輕輕地嗯了一聲，沒有表達自己的疑惑。

“當年我帶你來此地，對河遙遙一祭，拜的是她賜予我這個肉身，讓我能在這個世界上活一遭。”範閑靜靜說道：“今日來此遙看，卻是敬她當年所行所為，拜她給我這個兒子留下了太多好處，給這世間的百姓也帶了一些不一樣的可能，更多的選擇。”

範若若在一旁安靜聽著。

“我這一生，沒有看見過她的模樣，沒有聽過她的聲音，但我見到了太多她留下來的痕跡。”範閑低頭思忖片刻後，繼續說道：“這次去東夷城，也看了不少，所以她在我心中的形象是越來越清晰，我也越來越習慣把她看成是自己的母親。”

他在心裏加了一句話，雖然她的年齡似乎比自己大不了多少。

“如果當年有人加害於她，你說我身為人子，應該如何去做？”範閑的眉頭皺到了極致，眉心一片陰鬱。

範若若忽然感覺心頭有些緊張，緊緊地攥著手中的濕濕手帕，顫著聲音說道：“那些人不是...死光了嗎？太後娘娘如今也早已經去了。”

“太後自然是要死的。”範閑沒有告訴妹妹，太後實際上就是死在自己的手中，微嘲一笑說道：“可是還有些該死的人，沒有死。”

範若若沒有開口詢問，因為她有一種強烈的預感，今天肯定會聽到一個令自己心驚膽跳的名字。

“我很久以前就猜到陛下是我的生父。”範閑說道：“隻是最初那兩年裏，我根本不把他看成是自己的父親，不止是他，要把葉輕眉當成是自己的母親，也很困難，這和當年故事無關，也不是我生出了被遺棄的挫敗感覺，這是解釋不清楚的事情。”

他來到這個世界上時，就已經帶著自己的靈魂。

“然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總是由時間鑄成的，這與血緣無關，與親疏無關。”範閑低頭疲憊說道：“就如同我自幼把你當成妹妹，這一世都會把你當成最親近的人一樣。時間總是能改變許多事情，和陛下相處這麼久，我能察覺，他對我，比對他其他幾個兒子不一樣。尤其是這幾年，皇帝陛下改變了太多。”

他忽然笑了起來，笑的有些可愛：“你說，如果當年是陛下殺了我媽，我應該怎麼做？”

範若若心頭一震，雙手下意識用力，把手帕擠出了最後幾滴河水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

